

#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

## 琼·罗宾逊及其主要著作介评

范家骧

琼·罗宾逊教授或称罗宾逊夫人是当代唯一傑出的西方女经济学家，也是我国经济学界比较熟悉经常论及的一位西方经济学者。她于1903年出生在英国的萨里，1983年逝世于剑桥，享年80岁。1987—1988年间我作为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的访问学者生活在剑桥时，琼·罗宾逊的丈夫奥斯汀·罗宾逊爵士仍健在，时年90，每周照常出席经济系的例会。我专程访问过他，表达我对这对夫妇经济学家的敬意。琼·罗宾逊也是解放后最早并多次怀着好感来华访问的西方经济学者。早在1953年，我国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际，她就随英国贸易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作学术演讲。自1953年开始至1978年为止，她先后六次访问中国，回忆起来这六次访问中，她来北大经济系作了三次演讲，我和当时经济系的师生们都出席了她的历次演讲会。

琼·罗宾逊教授逝世以后，她的学术继承人，也是她的学生，剑桥大学的哈尔科特教授准备为她撰写正式的传记，但一直没有出版。曾执教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圣迭戈州立大学等校经济系的M·S·特纳教授，从一个美国女性学者的立场出版了名为《琼·罗宾逊和美国人》的一本著作，描述了琼·罗宾逊一生的学术生涯。这可以说是有关她的

第一本传记。该书由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由美国返国时带回，交由胡希宁、范重庆等同志译成中文。中译本近期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为了突出琼·罗宾逊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次论战，改名为《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

### 《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一书的特点

特纳认为，作为一个美国人，她总觉得她的同胞中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琼·罗宾逊的贡献。因此她写作的重点完全放在琼·罗宾逊50多年来对经济学的研究生涯上。但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她对琼·罗宾逊的学术贡献，不在于详述其理论贡献的细微末节，而在概括介绍理论的同时，通过叙述琼·罗宾逊撰写和发表论文或著作时，与英美两国经济学者之间有关的交往、信件往来和学术论战中，烘托出琼·罗宾逊勇于打破学术传统，勇于向权威挑战，在论战中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治学精神。为了实现其写作目的，自1984年开始，特纳风尘仆仆于英美两国之间，埋头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之中，查阅资料，研究琼·罗宾逊书信手迹的复印件，并且走访了与琼·罗宾逊生前有

过学术往来的知名学者，如英国的卡恩、卡尔多、罗宾逊、哈恩、哈尔考特和美国的加尔布雷斯、萨缪尔森、索洛、斯威齐等数十人。

全书共分十七章，大致上按时间先后次序排列。首先叙述琼·罗宾逊的家世、学习生活，特别是在剑桥大学作为庇古的学生时，邂逅奥斯汀·罗宾逊，继而终成眷属，并双双在剑桥任教。其次，特纳用两章的篇幅叙述琼·罗宾逊的第一部成名之作《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以及由此产生的论战。接着特纳以七章的篇幅详述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一方与萨缪尔森、索洛为代表的另一方就冒牌凯恩斯主义、资本的含义和转换问题的论战。特纳从凯恩斯主义在两个剑桥（即英国剑桥大学所在地的剑桥与美国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剑桥，现译为坎希里奇）的演变开始叙述，为这次论战提供了合理的历史背景。这场论战结束以后，美国的一批所谓后凯恩斯主义者逐渐与琼·罗宾逊的认识接近，她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特纳以专章描叙了他们的思想交流。在其间特纳还有专章分别论述琼·罗宾逊与她的伟大朋友加尔布雷斯教授的交往，与美国非均衡论者克洛尔等人的交往以及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联系。特纳的叙述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使读者不忍释卷，毫无枯燥之感。

###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琼·罗宾逊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

在琼·罗宾逊出版《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之前，西方经济学界信奉的是马歇尔的的两分法，即把当时的西方世界看成是完全竞争的世界，而把垄断作为一个特例。在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阶段，这种两分法显然是歪曲了事实。琼·罗宾逊勇于打破传统，她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把颠倒事实再颠倒过来，该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对垄断问题的考察，而把完全竞争作为特殊事例对待。在

分析垄断问题时，她提出的分析工具，已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特纳在书中指出，1930年的一天卡恩与罗宾逊夫妇共进午餐，奥斯汀·罗宾逊提出他的学生吉福德的一篇名为《我们所说的边际收益曲线》的文章进行讨论，从而引起琼的注意和兴趣，导致《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写作并于1933年出版。

特纳除了概要地说明该书的内容外，还指出它是如何被普遍接受的：在当时的大萧条时期出现这样一个理论是非常及时的。因为它批判了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力以边际产品形式取得的报酬是公平的说法，以及由此产生不必担心就业水平的自由放任态度。琼的理论很快地被接受，当时在美国的学校里，《不完全竞争》已经作为教科书使用。

无独有偶，在《不完全竞争》出版的前几个月，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伯伦出版了在理论上与《不完全竞争》极为相似的《垄断竞争理论》。这种重合发现却引发了大致可以说是两个剑桥的第一次争论。起因是张伯伦声称他享有著作的优先权，并且强调两本著作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特纳用很长的篇幅叙述1967年张伯伦逝世前的有关争辩情况。张伯伦是终生抱着他的《垄断竞争理论》不转向，而琼·罗宾逊在致张伯伦的信件中坦白地承认《不完全竞争》中的一些缺陷，但却弃之不顾，掉转研究方向，投向凯恩斯主义和增长理论了。

### 琼·罗宾逊和两个剑桥之争

特纳指出凯恩斯就业理论一出现，琼·罗宾逊就成为它的追随者和热心的倡导者。特纳补充了加尔布雷斯认为哈佛是凯恩斯思想传入美国的主要渠道的说法，指出是加拿大的劳里·塔希斯和罗伯特·布赖斯把凯恩斯理论从英国的剑桥大学传播到位于美国剑桥的哈佛大学，从此凯恩斯主义就在大西洋两岸各自流传着。

概括起来说，特纳认为，在美国，凯恩斯理论发展成为宏观总量分析理论。对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一代经济学家来说，这就为他们运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学提供了新的途径，并且将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理论与瓦尔拉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形成新古典综合凯恩斯学派，很快地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在五、六十年代，新古典综合就等同于凯恩斯理论，成为新的权威。

特纳指出，在英国这方面，琼·罗宾逊及其志同道合者坚决维护剑桥注重纯理论的传统，抵制新古典综合思想的侵蚀。另一方面他们进行通论的一般化研究。琼·罗宾逊早在凯恩斯《通论》出版以后就已出版了《就业理论引论》和《就业理论论文集》两本书来补充凯恩斯的理论。战后，哈罗德的《通向动态经济学》一书的出版使琼·罗宾逊意识到应把凯恩斯的《通论》一般化，一般化也就是以长期动态理论来补充《通论》短期分析的不足。她立即投身于《通论》一般化的工作，终于在1956年出版了她的巨著《资本积累》，并由此引发她对权威的挑战，产生旷日持久的两个剑桥的大争论。

论战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对资本含义的论战，另一是对技术转换问题的论战。

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简化的生产函数包括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琼·罗宾逊指出总体生产函数中计量资本的单位是模棱两可的。从长期看，会遇到进行度量资本的一大堆困难。是按资本过去的成本，还是按其未来的预期产出率进行估价？如果按成本估价，是以实际发生的货币成本计算或是以真实货币计算？前者只有历史意义，后者决定于使用什么样的指数。当然还可用重置成本估计，但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投资建设一个原样的工厂。如果某一资本品的预期产出率和预期价格和成本都

知道的话，只要确定利率，就可按照该资本的预期收益进行贴现，即可求得资本的现值。但是生产函数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表明工资和利率是如何由技术条件和要素比例决定。因此这种计算方法失去了生产函数的最重要意义。索洛不得不承认要使生产函数中资本计量具有实际意义，就要严格假定一些条件，这种条件在一般情况下很难碰到。

关于技术转换之争，琼·罗宾逊在《资本积累》一书中指出，生产过程中要素的相互替代并不总是像新古典理论主张的那样，即真实工资率愈高所采用的技术的机械化程度也愈高，但在一定范围内可能出现反常的关系。这就是说，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在一定范围内有可能不发生要素之间的替代，而是从一种固定的要素比例的技术变动为另一种固定要素比例的技术。通过双方的辩论，萨缪尔森终于在他1966年总结再转换问题的辩论的文章中，承认琼·罗宾逊的批评在逻辑上的正确性。对此，特纳的书中有详细的记载。

特纳认为，在这两场辩论中，双方不分胜负，打了个平手。但经济学说史家弗斯菲尔德却认为罗宾逊和她的后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们获得了胜利。从1933年《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出版到1983年琼·罗宾逊的逝世整整半个世纪，特纳的著作中详细记载了她一生的学术和斗争生涯。她本来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得到，但这不妨碍她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应有地位。

感谢胡希宁和范重庆等同志在百忙之中，用忠于原文的流畅文笔将其译出。同时还应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在出版时不计工本，将原书中有关琼·罗宾逊的宝贵图片全部保留，使我们如见斯人。

（责任编辑 曾德国）